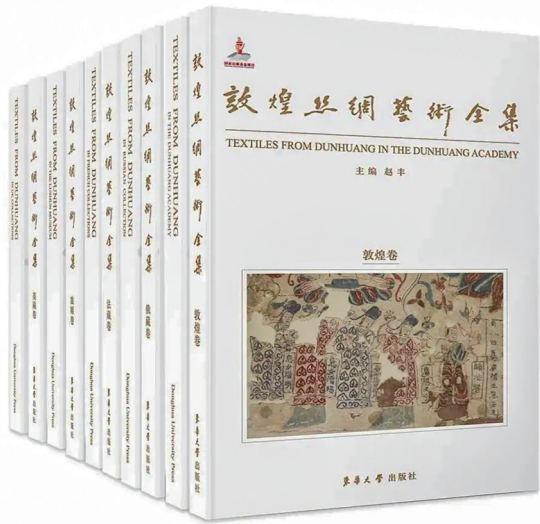


敦煌丝绸科考集大成之作《敦煌丝绸艺术全集》面世

复原散落世界的文化瑰宝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圆圆 通讯员 段然) 东华大学近日举行的“丝绸之路与丝绸艺术”论坛上,敦煌丝绸科考集大成之作——《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整体发布。全集包括《英藏卷》《法藏卷》《俄藏卷》《旅顺卷》《敦煌卷》中英文版共十册,总计数百万字,插图千余张。这一史料巨著是由东华大学教授、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带领团队与

世界各地文博机构专家学者合作,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丝绸遗存进行系统研究、整理集结而成。

丝绸是丝绸之路的原动力,但由于文化和技术的隔阂,流落海外百年的敦煌丝绸织物遗存此前一直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研究。《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的中英文集合出版将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丝绸汇成了一幅完整拼图,用实证复

原了东西融汇的历史。它不仅为海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研究资料,也向海内外读者展现了中国丝绸的文化魅力,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通。

全集的系统整理研究工作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研究对象又散布在世界各地,赵丰率领团队历时15年才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团队始终严格遵循研究规范,将相关史籍、论著与遗存实物纵横比对研究,审慎去取,对早期刊发的相关卷册也多有补充和修订。

“主编赵丰以其坚实的工学背景,凭借对古代织物深厚的学识以及孜孜不倦的热情,带领一支国际合作队伍对每件织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复原了部分残片的图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及东亚艺术名誉教授韦陀肯定了团队专业、坚韧的研究精神。此外,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奎格尔等专家也对《敦煌丝绸艺术全集》出版表示赞许。

如果要问敦煌丝绸的系统整理研究为何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提到了一点:海量首次面世的实物遗存加文字比对研究,印证了东西文化融汇发展的历史面貌。

敦煌丝绸不仅是中国纺织品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后世工艺科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000年,东华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敦煌服饰研究中心,开始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敦煌丝绸。2006年夏天,赵丰首次带领团队赴英研究斯坦因纺织品,从丝绸科学及艺术的角度全面整理其品种、工艺、结构、肌理以及视觉效果,揭开了尘封百年的海外敦煌藏经洞织物遗存的神秘面纱。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也被一一写入书中。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书记载其丝织品不仅来自东方,还有来自中亚系统的,比如一种采用通经断纬工艺的‘赞丹尼奇锦’,产地就在粟特。”通过与中亚系统织锦规格和技术特点的比对,研究团队成员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王乐指出,现存唐至五代的敦煌地区织物中有9种为中亚系统织锦,而这些织物上出现了一些中原流行的宝相花图案。因而,这些织物都被记入书中,有力地证明在敦煌藏经洞封闭以前的若干个世纪中,中国西北地区的丝绸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敦煌就位于这条繁忙的交通干线上。



品书有味

小品文里见大智慧——读丁时照《字里人间:性灵小品百篇》

□刘敬

古人读书讲求“三味”: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饌,读诸子百家味如醴醢。以吃作喻,由胃入心,从物质到精神,可谓“两个文明一起抓”矣。然而,时代不同了,即便深谙“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抑或“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之理,太多的人依然被庸俗雷同的短视频与油腻空洞的鸡汤文裹挟着前行,陶陶然,痴痴然,却无心翻阅经史典籍,“无暇”汲取先哲智慧。这一点,作为资深新闻媒体人的丁时照先生,却迥乎不同。其初心未易,溯流而上,以如炬目光和深厚学养,从“故纸堆”中觅得璀璨芳华,复穿越时空,拨云见日,使之在当代读者的心间熠熠生辉。没错,我说的是《字里人间》一书。

《字里人间》收录了作者的100篇读书札记,正若书之副题“性灵小品百篇”所诠释的,亦可言是作者对古往今来家国之兴衰、社会之进退与个人之荣辱等探研不辍、对比反思的心灵结晶,貌似闲侃处,一针见血时,字里行间,直指人性深处。且看“妙人”“趣事”“世相”“清欢”“知音”五辑作品,可谓篇篇有渊源,

事事有依据,人人有来处,短则五六百字,长则刚刚逾千,且食古而能化,笔墨随时代,以致有趣味、有意味、有韵味,令人不忍释卷。

“历史很骨感,真相都在骨头缝里。”丁时照“聊天”,每每兼有学者的谨严细致、作家的想象纵横与一个新闻人的敏感直觉。以《赤壁之疫》为例,“遥想公瑾当年,也与瘟疫相关”,作者能另辟蹊径,由目下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之疫,追根溯源,从历史的“骨头缝里”发掘出当年“赤壁之战”中曹军“死者大半”却又被世人忽略的事实,即在妇孺皆知的孙刘联军与天降东风的火兵外,还有一支“隐形作乱的疫兵”,包括伤寒与血吸虫病的双重夹击。这一点,既有曹操的诗证,亦有学者的考据,更有《三国志》中《周瑜传》《刘备传》及《武帝纪》等文的相关记载。作者语言鲜活,不“掉书袋”,你我在感慨之余,忽而明白,故事的背后常有故事,生活的本相,从来不在人云亦云之中呵!

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作者常常言在此而意在彼,文虽短,味却

长,对当世众生,不管是从政为官,还是打工一方;不管是开店经商,还是耕耘杏坛……均无不裨益。你且看李斯,“从微贱时的‘人鼠之叹’,到关键时的‘人主之叹’,再到终局时的‘人狗之叹’”,他的命运却是别人做了主,千古雄文《谏逐客书》今犹在,其被腰斩于市、夷灭三族的人生悲剧却无法改写。诚如作者所说,生命不是太极图,无法循环往复。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李斯三叹,绝非孤例。前赴后继,代有其人。”从李斯一转再转的命运单行道中,你我看到了什么?悟出了什么?

再如《春风风人》一篇,作者援引了齐相管仲和秦穆公的故事,告诫你我,人之为人,善德兼备的重要性。且说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名人,法家之代表,著名改革家,但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其通过与因罪逃亡至齐国的原梁国与卫国宰相孟简子的一番交谈,始悟自己的改革举措弊端潜隐——孟简子逃亡,三千余门下使者惟3人跟随,只因此3人曾受其大恩,而管之改革,怕是损害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一度背离了初衷,以至悔叹不已:“哎

呀!吾必穷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而秦穆公呢,自己的宝贝骏马不慎丢失,后亲睹被三百余人宰杀分食,其一时“脑神经短路”,不仅没有治罪,反“以德报怨”,慷慨赐酒。似乎有点滑稽吧,可历史却“啪啪打脸”:三年后,恰恰因为那些误食马而得酒的人的舍生忘死、以命相搏,不仅将穆公解困于危难,甚至反擒晋惠公“傲娇”凯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日未到。”老话在理呢。行良善,懂感恩,纵前途未卜,亦无畏不惧矣!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何况人哉?慎独、慎微、慎言、慎行,否则,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作者如是坦言。能见微知著,可鉴古知今,于己有益,于人有利,于事有补——你我掩卷遐思之际,作者之愿已然了遂。行笔至此,不得不特别提及书中让人印象尤深的数十幅插画。虽作者龙二在《序二》中自谦为“附庸风雅,滥竽充数”,虽万千读者似我者可能并无多少艺术积淀,但不管是油画,还是水墨画,或皆可称为写意文人画,观其形貌,揣其意旨,或浓墨重彩,渲染夸张,或简笔勾勒,抽象留白,或中西融合,庄谐并出……莫不栩栩如生地绘出了经典的历史场景、人物的悲欢忧愤,莫不隐隐暗合了相关文章的时代背景,人文精神内核。要问缘何如此,不妨百度一番,敢情擅长艺术创作的龙二原本幼读经史,诸子百家皆涉猎,诗词歌赋俱精通……于是豁然。

重读《故乡》:怀着“希望”前行

□董炳月

后五年间,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年)中,在散文诗《希望》《墓碣文》(1925年)中,多次阐发其“希望”观念,建构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希望”话语体系。

《故乡》中的“希望”是被置于纵向的时间之中叙述出来的。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与此不同,与特定空间发生了关联。这个空间,就是具有国家、社会属性的“铁屋子”。夏夜,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鲁迅与《新青年》编者金心异(钱玄同)展开了对话。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金心异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种回答说服了鲁迅。鲁迅叙述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这里的“希望”,就是打破“铁屋子”、拯救濒死生命的理想。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以“救救孩子……”一语结尾的。这意味着它和《故乡》一样,“希望”也与幼者本位的思想保持着深层的关联。

散文诗《希望》写于1925年1月1

日,是在写《故乡》的整整四年之后。鲁迅曾经说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而《野草》收录的这篇《希望》,可以说代表了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希望”哲学,是鲁迅“希望”话语的制高点。与《故乡》《呐喊·自序》相比,《希望》中的“希望”话语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希望”以阴暗的心境为背景。鲁迅在《希望》开头就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在这种心境下,“希望”仅仅是发挥着工具的功能,而这工具却无效。“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其二,借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语言来表达。裴多菲的诗句和致朋友的信,都被鲁迅引用、阐发。其三,将“希望”置于与“绝望”的关系之中来认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鲁迅散文诗《希望》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出现了两次,而且整篇散文诗是用这句话结束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作为裴多菲的名言,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包含着鲁迅的认同与强调,已经变为鲁迅语言了。此语包含着陡峭的修辞转换,略显晦涩,须结合裴多菲的原话来理解。此语出自裴多菲致朋友的信,原话是“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所以,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绝望是虚妄的,正如同希望也是虚妄的。”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用此语否定了绝望,同时也否定了希望。那么,此时的鲁迅是绝望了呢?还是依然怀着希望?答案是后者。此时的“希望”已经不同于《故乡》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而是绝望于“希望”之后的希望。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大概就是“反抗绝望”或“背水一战”。鲁迅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正与这种“希望”观相表里。写《希望》约半年之后,鲁迅在散文诗《墓碣文》中再次确认了这种绝望式的“希望”,即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得救于这种“希望”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国民性认识的转变就是重要例证。众所周知,国民性批判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鲁迅前期思想中,“国民性”并非中性词,而是贬义词,特指“国民劣根性”,即杂文《论睁了眼看》(1925年)所谓的“瞒和骗”“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等等。但是,晚年鲁迅是自信于中国人的自信力的。他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被他誉为“中国的脊梁”。巧合的是,撰写此文 的1934年9月25日,正是鲁迅54岁生日。

短篇小说《故乡》的故事结束于离乡的船上,而“希望”之路一直在鲁迅脚下延伸,并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延伸……

来源:中国作家网



新书推荐



《反内卷》

花式“鸡娃”的父母、“996”的互联网大厂员工、找不到工作的“985废物”……总有一种内卷与你有关,本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介绍“内卷”一词的历史,再分析内卷如何演变为如今社会的常用词,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四条反内卷思路,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比如教育体制、企业管理、产权限制、阶级固化、社会治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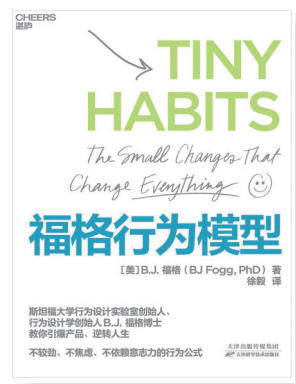
《何不认真来悲伤》

本书被誉为“华语当代文学创作书写的新页”。这是郭强生对自我、孤独、原生家庭、爱的一场非常私人化的献祭,记录人生沧桑之中的阵痛与印记、挣扎与困顿。因其自剖的姿态坦诚无私,故在一年内不但写出了五十年的故事,甚而将其晒干晾透成了斑斑印痕,动人心肺于无形中。寥寥数语,揉碎伤痛,在幽深的笔触里散发出温柔的气息。



《对不起,我操控了你的大脑》

克里斯托弗·怀利在本书中详细披露了剑桥分析公司在特朗普竞选和英国脱欧中所发挥的作用,既是对技术滥用的反思,也是对民主制度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的警告。本书不仅揭露了由流量经济(争夺用户时间)驱动的众多公司的深远脆弱性和冷漠,而且还暴露了民主制度本身的深远脆弱性。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不是这些人有意收集信息的途径,而是我们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这样“被精心设计”的信息之中。



《福格行为模型》

在这本书中,福格博士亲自拆解了他提出的福格行为模型,揭示了驱动人类所有行为的3个关键要素,解析了每一个要素在驱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激发每一个要素以更好地推动行为改变的有效方法。此外,福格博士还给出了让福格行为模型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两个方法,通过设计情绪来设计行为,通过打造高频率小成功让小改变自然生长。

见习记者 李圆圆 整理